

書

1154

後村集卷第四十八

行狀

有宋朝請大夫直祕閣主管亳州明道

宮林公行狀

曾祖格故將作監簿贈通議大夫

祖適通故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

父延故奉直大夫知沅州贈金紫光祿

大夫

延公作

公諱璟字景良世為福清人龍學忠節著於

朝廷沅州清德稱於州里公少入大學與兄
靖安令君璟今容州使君瓌同中淳熙十一
年進士第而公臚唱第四場屋以為盛事教
授鄂州舊例從州家丐猪羊稅錢助養士公
曰是不可愧耶謝不取節縮浮費更有餘力
增田差幹辦江西轉運司公事丁母卓夫人
憂服闋差幹辦浙西提刑司公事丁沅州憂
服闋差幹辦兩浙轉運司公事運使沈公作
賓精於吏職特重公事非公書擬不下筆公

詳審清介秉法据理雖貴勢無敢干以私者
秩滿得旨待掌故闕執政面諭欲越次先除
公謝不願既歸四年不通問執政怒超用他
人久之除主管吏部架閣文字嘉定初元除
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
對歷疏廟堂除授宮掖請謁之弊且言臣待
罪班行更化前後皆所目擊不知今日立政
用人盡出於公平抑猶未免於私乎其視前
日有以異乎抑無以大相遠乎臣觀今世自

上至下由內達外苟可以遂私靡所不至良
由陛下真誠有餘剛斷不足名為更化而實
未嘗更化始欲善治而終終不可善治別劄言
民生憔悴極矣散內帑之儲省掖庭之費裁
戚畹之橫恩濫賞數貂璫之營繕應奉以裕
民可乎又言今日之財不在官不在民獨積
於賊吏之家破數十賊吏之家可活數百萬
之民矣寧皇嘉納改國士博士請外出知興
化軍世吏所謂擊斷操切之術一不用專以
教化拊循為主時楮令初變愚民坐減落官
吏坐奉行不度獲罪者衆前守泚此罷去告
訐訐繁興公下令曰貿易未受價者未為行用
告者以騙論已受價則予者受者俱坐罪如
詔書於是無告楮者常平使者令民間各以
產高下藏楮於家而委官點撞焉公曰民未
孚也請為期既而屢寬其期及撞點又使吏
戶摘語之民得以為備比去不刑一人楮價
自增郡多名利主僧例以貨取名曰實封寺

偶闕僧乾沒其穀以佐經費名曰拘椿惟公
與祕監葉公禾不實封不拘椿而郡計沛然
催科至寬縣令不識詞問細民不識追呼又
取三縣夏稅一錢至六十錢戶金蠲之第三
至第五等戶減半第一第二等戶減三之一
寺院減五之一以樽節錢代輸它人蠲租者
不過閣畸零為美觀惟公於未催之前預為
約束民被實惠待吏民以君子長者未嘗設
機械兩造情偽一覽洞見書判典嚴切中隱
伏然其末卒歸於忠厚悖理之事梗化之民
或接乎前公應之以靜勝之以定終無忿怒
之意有挾勢懷私而來者見公容色詞氣莫
不^大爽然自失而去郡人受公如父母前後太
守莫能及差知全州其治如莆下車甫兩月
除提點廣西刑獄事公足疾力辭新命全人
聞公當去皆嗟惜一日有峒徭數輩鰲老來
造廷云云公使譯其語曰好知州難得願公
奏天子勿去公慰諭遣之改知袁州於是疾

愈而袁人將輅公矣公曰辭遠節得近麾可
乎力請祠至管成都府玉局觀既滿再任改
建康府崇禧觀紹興府鴻禧觀公素清約視
榮利如糞土歷二郡生業不長尺寸居室苟
完無廣夏突兀之想田園僅足無^牙筭筭計
之入宅前籬接略成門徑舍後花木粗分行
列公處之怡然萬鍾五鼎不與易也朝廷每
欲收用常患公不可致今上御極君^召赴行在
再辭再不允公又言臣進無補事功退無預

椽^疑緣世教直掾拙恙歸卧山林衰悴之餘不仕朝

不知^疑詔^疑作不可朝表憐上知不知^疑奪除直^疑祕閣主管

亳州明道宮訓詞曰爾端靖老成近俾來歸
而抗章三四下尚親鑿藥其以延閣珍祠遂
爾恬養夫飭身謹行為郡廉平者朕眷^眷眷如
此則貪刻躁競之習亦可少愧矣明道祠滿
詔再任公舊患足瘍時作時愈紹定二年二
月疾動至秋不愈食益力少益健終日默坐
無惰容顧子孫滿前無媮語疾棘屏粥藥者

愈而袁人將輅公矣公曰辭遠節得近麾可
乎力請祠至管成都府玉局觀既滿再任改
建康府崇禧觀紹興府鴻禧觀公素清約視
榮利如糞土歷二郡生業不長尺寸居室苟
完無廣夏突兀之想田園僅足無牙籌筭計
之入宅前籬援略成門徑舍後花木粗分行
列公處之怡然萬鍾五鼎不與易也朝廷每
欲收用常患公不可致今上御極君赴行在
再辭再允公又言臣進無補事功退無預

世教直掾拙恙歸卧山林衰悴之餘不仕朝
謁惟聖朝哀憐上知不知奪除直祕閣主管
亳州明道宮訓詞曰爾端靖老成近俾來歸
而抗章三四卜尚親鑿藥其以延閣珍祠遂
爾恬養夫飭身謹行為郡庶平者朕眷眷如
此則貪刻躁競之習亦可少愧矣明道祠滿
詔再任公舊患足瘍時作時愈紹定二年二
月疾動至秋不愈食益力少益健終日默坐
無惰容顧子孫滿前無媿語疾棘屏粥藥者

繁日整襟拱手神閑意定以至於歿九月三十日也年七十一積階至朝請大夫公負高科著美譽而恬澹恥奔趨蹈晦無表襮故策名二十餘年纔為掌故學官去國幾二十年始復召卒不至故志業不盡見於世每謂人不可有勢不可有名不喜為要官曰勢之所在不願交聞人曰名之所在其立意如此公學貫千載文章典麗條達顧不肯以文名手稟皆焚棄惟廷試策與奏篇偶存又有通鑑

記纂若干卷凡前世大節目大議論悉著于篇兼采司馬公范太史胡致堂諸家之評傳

揚法銘作無事可恨

自奉至薄筭無新衣庖無盛饌特喜

施予族戚蒙賴晚食祠祿歲取百千別著之更五仕得千緡置義田百斛以贍貧宗公兄弟四人靖安卜海豐二令君先歿公與容州使君秀眉黃髮消搖里閭時人以方二疏公臨終家人問所欲言公曰無一事但恐戚吾兄耳娶宜人黃氏溫陵人通直郎輕之女幼

繁日整襟拱手神閑意定以至於歿九月三十日也年七十一積階至朝請大夫公負高科著美譽而恬澹恥奔趨韜晦無表襮故策名二十餘年纔為掌故學官去國幾二十年始復召卒不至故志業不盡見於世每謂人不可有勢不可有名不喜為要官曰勢之所在不願交聞人曰名之所在其立意如此公學貫千載文章典麗條達顧不肯以文名手稟皆焚棄惟廷試策與奏篇偶存又有通鑑

記纂纂若干卷凡前世大節目大議論悉著于篇兼采司馬公范太史胡致堂諸家之評傳以已意自奉至薄筭無新衣庖無盛饌特喜施予族戚蒙賴晚食祠祿歲取百千別著之更五仕得千緡置義田百斛以贍貧宗公兄弟四人靖安卜海豐二令君先歿公與容州使君秀眉黃髮消搖里閭時人以方二疏公臨終家人問所欲言公曰無一事但恐戚吾兄耳娶宜人黃氏溫陵人通直郎輕之女幼

孤隨母聶夫人依兵部侍郎簡肅林公簡肅
為人勁峭獨與宜人語多合意甚奇之擇配得公尤相賓教宜識度高深達義趣蔬食

素飾安於淡泊事舅姑至孝傾橐奉小姑養

具魚客色先公二十年卒葬於清遠里福勝

山之原二子公遇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公

選孫男四人曰觀曰同曰合曰新一女適承

議郎新通判潮州軍州事劉克莊自宜人逝

二子朝夕侍公出入坐起跬步不離側家庭

講肄意有所合輒喜曰天下至樂不出閨門

之內公遇始調寧化尉不忍去其親自乞嶽

祠孝謹恬退其家法然也二子將以是年十

二月初八日奉秦公合葬哭謂克莊子盍論次

先人遺事乎克莊亦哭曰丈人植立高望實

重宜屬筆於能言者二子曰此先人意也克

莊遂不敢辭初公年彌彌七秩堅悍不衰自克

莊悼亡公追念賢女始衰始病悲夫尚忍言

之然二十年翁壻知公深者宜莫如我狀所

述公出處去就言議風旨皆質之當世公論

參以鄉閭聞見後之君子庶有攷焉謹狀
宋故朝奉大夫直寶謨閣前淮南路轉運
判官提點淮東刑獄兼知真州寺丞方公
行狀

曾祖淵

祖憲文林郎南恩州陽江令累贈朝議
大夫

父崧鄉朝請大夫京西轉運判官提點
累贈宣奉大夫

公諱信孺字孚若系出河南繇琚而下代有
聞人琚自固始遷莆田至金紫公廷範六子
皆貴顯而少監公仁岳之後最蕃公其八世
孫也生有異質襁抱中能誦書九歲落筆屬
文京西公守廬陵公猶非角周丞相楊誠齋
見而驚曰天才也呂郊恩補將仕郎京西服
闕授番禺縣尉諸公爭致之幕下才望傾一
府盜有劫海賈者公曰鼠子敢爾自拏舟往
盜方聚沙上分鹵獲見尉至皇駭欲趨舟取

械公先使人負盜舟去矣悉縛上府不執一人秩蒲改承務郎丁嫡母葉碩人憂服闋知蕭山縣丞浙東師錢公象祖提刑傳傳公伯或或被旨措置慶元海道檄公往來區畫悉有條理二公亟稱於朝差兼淮東隨軍轉運屬官未幾復還蕭山先是權臣首事既得泗州謂中原可長驅及諸將潰歸虜傾國大入淮漢駭動朝廷悔悟會虜亦厭兵駐軍濠州先遣韓韓元靚來和議有萌芽矣督帥樞密立立公密

一再令帳下壯士遺虜書最後陳璧君玉往皆至濠而返終莫得其要領近臣多薦公可專對有旨赴都堂稟議開禧三年正月三日也既至諭以使事公曰多事之際不敢以母老辭但開釁自我虜問首謀當何以對權臣懔然起謝借公朝奉郎樞密院檢詳文字充知樞密院參謀官持督帥知院張公巖書通問金國行省元帥府公馳至濠虜帥紇石烈子仁在焉止客於獄露刃環守絕其薪水官

屬或灑涕公叱曰汝淚大辱國虜畫五事要我公曰返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於古無例稱藩割地臣子不忍言虜愠曰不望生還耶公曰某來時已寘死生禍福福於度外矣論辨甚久子仁在焉不能難遂至汴見虜左丞相元勳疑完顏帥元顏崇浩虜以天獄二字榜樽舍曰此非濠州比公曰事須商確何至以威脅人崇浩使二省龐趙者來持五說如初且以無故行師咎我公曰本朝不旋踵追悔所以歛

兵約和虜曰正為無兵可斂公曰豈無肥水八千之衆虜曰縛送事既無例始置緝藩割地莫有故事否公曰惟靖康嘗割三鎮紹興以東朝之故暫屈已今日顧可引用耶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不敢奏時逆曦以蜀附虜龐趙服公雄辯有張儀舌在西蜀晉亡之誚公請面見丞相決大事崇浩坐幄中陳兵見公使人傳諭云五事不從旌旗南指樓船東下矣公欲稍前白事崇浩曰事止此

屬或灑涕公叱曰汝淚大辱國虜畫五事要我公曰返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於古無例稱藩割地臣子不忍言虜愠曰不望生還耶公曰某來時已寘死生禍福福於度外矣論辨甚久子仁在焉不能難遂至汴見虜左丞相都元帥元顏崇浩虜以天獄二字榜棹舍曰此非濠州比公曰事須商確何至以威脅人崇浩使二省龐趙者來持五說如初且以無故行師咎我公曰本朝不旋踵追悔所以歛

兵約和虜曰正為無兵可斂公曰豈無肥水八千之衆虜曰縛送事既無例始置緝藩割地莫有故事否公曰惟靖康嘗割三鎮紹興以東朝之故暫屈已今日顧可引用耶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不敢奏時逆曦以蜀附虜龐趙服公雄辯有張儀舌在西蜀亡之誚公請面見丞相決大事崇浩坐幄中陳兵見公使人傳諭云五事不從旌旗南指樓船東下矣公欲稍前白事崇浩曰事止此

無可議者遽授報振書期公再來決和戰四月

公至在所詔公通問宣勞轉三秩御札令侍
從兩省臺諫條奏所以報虜者衆議還俘獲
罪首謀增幣五萬如紹興公再往龐趙來迎
虜聞曦誅氣頗索然猶執初詞公曰本朝諸
臣已謂增幣為卑屈况名分地界哉虜問其
故公曰議者以曲直勝負較之皆云本朝興
兵在去年四月若貽書誘曦去年三月也若
雖得滁濠等州我不得泗連水乎若夸昏浦

橋稿之勝我不有鳳凰山之捷乎若謂我攻宿

壽不下若圍廬和楚竟何得乎且五事已從

其三猶固執不見聽不過再交兵耳揚行密

尚能以數州之地自立本朝輻負萬里江東

志列疑忠相豈久下人者龐趙見公慷慨忠到始微

露其情曰稱藩不從當以叔為伯地亦不必

割歲幣外別致犒軍錢可也公揣虜計技止此

力執不許密與龐趙約定數事如遣使草誓

之類龐趙取公手記為信崇浩面授公書六

無可議者遽授報書期公再來決和戰四月

公至在所詔公通問宣勞轉三秩御札令侍
從兩省臺諫條奏所以報虜者衆議還俘獲
罪首謀增幣五萬如紹興公再往龐趙來迎
虜聞曦誅氣頗索然猶執初詞公曰本朝諸
臣已謂增幣為早屈况名分地界哉虜問其
故公曰議者以曲直勝負較之皆云本朝興
兵在去年四月若貽書誘曦去年三月也若
雖得滁濠等州我不得泗連水乎若夸昏浦

橋稿之勝我不有鳳凰山之捷乎若謂我攻宿

壽不下若圍廬和楚竟何得乎且五事已從
其三猶固執不見聽不過再交兵耳揚行密

尚能以數州之地自立本朝輻負萬里江東

將相豈久下人者龐趙見公慷慨忠到始微

露其情曰稱藩不從當以叔為伯地亦不必

割歲幣外別致犒軍錢可也公揣虜計技止此

力執不許密與龐趙約定數事如遣使草誓

之類龐趙取公手記為信崇浩面授公書六

月復命再轉三秩用王抃例差充通謝國信
所參議官奉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至
汴虜盡變前說易二省差領客龐趙不復來
矣崇浩怒曰所畫事未從何處以誓書使名
來面責公不曲折建白且有誅戮禁錮語公
不為動一日使甲士擁公庭下荅狀公曰待
行人如此耶崇浩遽謝公歸館二省差來曰
此事非犒軍錢可預別出畫定事日公曰正
緣歲幣不可再增故以通謝錢代之今得此

復求彼某有頭壁俱碎而已二人曰龐趙誤
公公曰丞相誤龐趙又曰丞相欲留公等公
曰辱命歸亦死不若死於此議不決會蜀兵
取散關虜益疑講和非廟堂意且屢詰權臣
無書公猶異事成移私覲書帖若權臣遺崇
浩者九月公還自劾待臯朝廷謂公失事体
奪三秩臨江軍居住公自春至秋三往返炎
沙烈日僵屍滿野公仗節轉仄蟲蛆臭腐間
慊從道斃相屬公神閑意定自若始受命入

白太安人曰王事不可辭願勿以兒為憂公
知虜內困韃靼雖電勉出兵與我相持而力
屈情見勢不能久所求皆拒拒不予直欲以口
舌弭兵又每詰首謀意指權臣公但以鄧友
龍對虜恨公不少屈摺故其議壞於垂成而
王公柙出使矣公雖貶方奉使之名滿天下
時年才三十至臨江以詩酒自娛江湖士友
慕公盛名多裹糧從游明年和議成與虜禮
幣函送權臣首皆公昔時持不可者王公既
以功擢用奏記廟堂云方某辨折虜酋於疆
項未易告詰之時及柙往權臣誅矣事皆勉
從矣方某當其難柙當其易每至軍前虜必
問方某安在且謂暑行者三不委頓車上已
可伏矣公論所在敵人亦不能擒詔公自便
除通判肇慶府復奉議即峒寇竊發經略司
檄公督捕雄韶而諸臺辟知新州未上有旨
令同廖提刑德明措置收捕就知韶州首封
崇張曲江余襄公墓時江湖屬邑多燬於賊

惟韶境晏然禽赤水峒賊首戮之又謀募鄉
導擣巢穴布置已定朝廷用招降之說而止
轉承務郎移知臨江軍以嘗謫居辭知道州
郡有不檢士牛輦號十虎力能使監司逐太
守公下車立竄首惡飾灑溪祠作太史閣與
萊公樓對尋玩次山遺跡表出之除提點廣
西刑獄閱屬郡滯獄有踰百十年不決者有
一事株連數十家者公件畫條析以聞詔下
一日破械縱數百千人始楊公方按部以風

力自任疑南官例有賊發擿無虛日守令竄
繫尤衆公攷罪虛實多奏釋之單馬行部內
訪民疾苦荒鎮惡縣無亭驛處張幙野宿以
為常足跡未及者海外四郡耳轉朝奉郎除
轉運判官官紹熙間京西公實持漕節定鹽法
改客販為官般奏罷歲解鄂靖錢十一萬緡
廣民德之及公踐世職父老即永寧寺西廡
文公起又人京西公文公詞伯俱有歌詠紀述焉公深知
鹽筴利害操幹裁擢自出新智漕計沛然以

惟韶境晏然禽赤水峒賊首戮之又謀募鄉
導擣巢穴布置已定朝廷用招降之說而止
轉承務郎移知臨江軍以嘗謫居辭知道州
郡有不檢士牛輦號十虎力能使監司逐太
守公下車立竄首惡飾瀟溪祠作太史閣與
萊公樓對尋元次山遺跡表出之除提點廣
西刑獄閱屬郡滯獄有踰百十年不決者有
一事株連數十家者公件畫條析以聞詔下
一日破械縱數百千人始楊公方按部以風
力自任疑南官例有贓發擿無虛日守令竄
繫尤衆公攷罪虛實多奏釋之單馬行部內
訪民疾苦荒鎮惡縣無亭驛處張幙野宿以
為常足跡未及者海外四郡耳轉朝奉郎除
轉運判官官紹熙間京西公實持漕節定鹽法
改客販為官般奏罷歲解鄂靖錢十一萬緡
廣民德之及公踐世職父老即永寧寺西廡
祠京西公文公詞伯俱有歌詠紀述焉公深知
鹽筴利害操幹裁擢自出新智漕計沛然以

其餘新學宮增士廩創類試院又蠲諸郡鹽
逋三十六萬緡曰此皆積壓日前官吏失陷
之數蓋有身死家破子若孫拘係未脫者採
伐國家元氣多矣吾指此錢所以廣聖恩承
先志也遇僚屬有恩意歲舉先孤塞後貴要
雖小校裨將皆能得其歡心有不幸者公必
歸其喪與孀焉弭節四季再攝帥聞威信行
於一方除提點湖北刑獄未行召赴行在奏
事入對除大理丞於是過事復動除淮西轉

運判官未行改淮東兼提刑兼知真州始至

眎州城曰是中惟官寺營廐庫廩耳民旅皆

居工下城誰與守請築翼城圖上不報嘗登

夙宵疑雲

望知城西北當風寒即北山匱水烏繚

以石隄廣六里長二十里決之則西北可為

海身率畚築旬日匱成設醲謀虜覈郡兵新

春器益

小幟金鼓增弩礮治蘭石渠荅深壕塹高羊

馬墻日不暇給然賓客觴咏之樂亦不廢郡

人先懲開禧事多聚保沙上公攜百口秦太

其餘新學宮增士廩創類試院又蠲諸郡鹽
逋三十六萬緡曰此皆積壓日前官吏失陷
之數蓋有身死家破子若孫拘係未脫者採
伐國家元氣多矣吾指此錢所以廣聖恩承
先志也遇僚屬有恩意歲舉先孤塞寒後貴要
雖小校裨將皆能得其歡心有不幸者公必
歸其喪與孀焉弭節四季年再攝帥聞威信行
於一方除提點湖北刑獄未行召赴行在奏
事入對除大理丞於是邊事復動除淮西轉

運判官未行改淮東兼提刑兼知真州始至
眎州城曰是中惟官寺營廐庫廩耳民旅皆
居江下城誰與守請築翼城圖上不報嘗登
高覽望知城西北當風寒即北山匱水烏繚
以石隄廣六里長二十里決之則西北可為
海身率畚築旬日匱成設醲謀虜覈郡兵新
旗幟金鼓增弩礮治蘭石渠荅深壕塹高羊
馬塙日不暇給然賓客觴咏之樂亦不廢郡
人先懲開禧事多聚保沙上公攜百口奉秦太

清野非遺

安人居官雖民復業日衆醴酒之利倍增減
官私屋賃直十之三徒瘞戰骨三十七害于
高阜軍民感奮轉朝散郎虜入盱眙游騎出
天長六合間公乘小車尉拊令民勿清野
帥司移文報揚州已乘陴公方就寢鼻息如
雷通判求檄攜家渡江公劾其搖衆客曰公
以死守是也如壽母何公曰吾母雖憊殊有
昔人伏劔之風制帥尚書李公珣趨揚州督
師公夜乘小舟掀舞巨浪會於黃天蕩中乘

炬劇談謂盱眙擁衆兵閉壁不出揚楚堅坐
自保彼深入不足恠又言虜頓兵月餘過城
不攻掠野無獲方且夕出剽民牛豨豈復昔
日之虜哉誠得尺寸柄號召諸將願將身為
士卒先虜可一戰平也李公擊節曰君言差
彊人意將檄公督戰虜拔寨去矣山東始內
附公抗言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英雄不可
以弱勢填壓宜選有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
開幕府山東以主制客重馭輕磨以歲月剪

安人居官雖民復業日衆醯酒之利倍增官私屋賃直十之二徒瘞戰骨三十七害于
高阜軍民感奮轉朝散郎虜入盱眙游騎出
沒天長六合間公乘小車尉拊令民勿清野清
帥司移文報揚州已乘陴公方就寢鼻息如
雷通判求檄攜家渡江公劾其搖衆客曰公
以死守是也如壽母何公曰吾母雖僂殊有
昔人伏劔之風制帥尚書李公珣趨揚州督
師公夜乘小舟掀舞巨浪會於黃天蕩中乘

炬劇談謂盱眙擁衆兵閉壁不出揚楚堅坐
自保彼深入不足恠又言虜頓兵月餘過城
不攻掠野無獲方且夕出剽民牛彘氣豈復昔
日之虜哉誠得尺寸柄號召諸將願將身為
士卒先虜可一戰平也李公擊節曰君言差
彊人意將檄公督戰虜拔寨去矣山東始內
附公抗言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英雄不可
以弱勢填壓宜選有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
開幕府山東以主制客重馭輕磨以歲月剪

荆棘為沃野化盜賊為耕農不特外包山東
內固江北而兩河固在吾目中矣朝廷未皇
也歸附人李全新立功公遺以金盃戰袍舟
載麥餅酒壺饌其衆節制司疑公撓權公又
論劾豪吏所親多諫止公正色荅曰彼以勢
此以理吾買草屨行矣既而讒甚交起詔別
與州郡後省駁奏公徙家沙上以為民望遣
饋山東是謂侵官降三秩免歸時公家固在
城內未嘗徙也其後虜薄儀真守將洩水匱
寇退城全翼城竟築山東河北建節制鎮撫
大使皆如公言公先卜第城南至是奉母居
焉中堂作複閣扁以詩境鑿田為壽湖中紫
海石為山環植荷柳松菊間著茅亭木棧木倘
徉其間若與世相忘者差主管華州雲臺觀
叙承議郎寶赦授朝奉郎祠滿改建康府崇
禱觀公氣稟素強初得疾覺大熱以蜜拌梨
摘漿盃飲之繇是胃弱惡食或勸迎醫旁郡
公曰吾貧至此豈復有人復賢卧閣八旬神

情不少衰病革賦詩數章手執如意顧小史
張武侯像屏間又輿入太安人卧内嗚咽問
起居以嘉定壬午臘月二十有六日卒年四
十六朝廷嗟惜轉朝奉大夫直寶謨閣致仕
人知君相待公之厚而悲公之不及見也安
人葉氏丞相正簡公孫賢淑有志操素羸治
公後事哀瘠不能起後半月卒太安人林氏
公生母也悼念兒婦閱五月又卒二子左鉞
迪功郎德慶府司法參軍左繩文林郎昌化
軍司戶兼錄參孫一人左鉞等將以癸未十
一月三日壬寅奉公及太安人安人之喪合
葬于侯山公自號紫帽山人又曰好菴葬處
蓋紫帽之第三峰而以好菴扁墓廬云公美
姿容性疎豁豪爽幼及交辛稼軒陳同父諸
賢安公素不識公一見握手如舊晚開宣暮
辟公參謀不就與李公壁吳公獵傳公伯成
尤善公才高事方橫潰衝決他人莫敢措手
公談笑直前當之常慕王景略劉穆之李文

饒為人及擯不用袖手怡然亦無鬱不平
之意自改秩終其身不乞年卜勞服色澹於
榮利如此人視公若磊落宏放而公內行極
飭事毋盡孝粥藥必親太安人苦風痺常自
扶挾卧起默禱于天願減筭十年益母壽事
兄如事父疏姻遠族皆收卹貧不能喪葬嫁
娶者傾橐助之素不喜治生貯金帛如糞土
出疆時流民環繞公以千萬盡散賜金與之
尤好士所至從者如雲閑居累年家無儋石
而食客常滿門蒼頭羸兒多散而之他僅存
侍妾數人後亦辭去歲飢猶斥賣書畫煮糜
粥施棺以惠流殍屬纊葉安人粥冠珥乃克殮
公有山水癖好遊羅浮一月忘歸既探禹穴
觀黃河度桂嶺浮沅湘登衡嶽而涉洞庭彭
蠡矣由淮東歸度暑廬阜與黃寺丞榦李司
直燔縱遊南北兩山豪墨淋漓天下有山水
處錢刻始徧道泉與真公德秀留公元剛登
九日山距城二十里西淙瀑泉千丈蜚落雲

抄公見之大喜曰此豈減鴈蕩開先而千百
年無人知者即募壯夫平險通道絕顛銀河
觀下為玉虹亭曰吾老於此矣匹馬一童興
至即往即一月甫中率半宿瀑上公貫穿群書為文
未嘗起草初若不入思細視皆平夷妥帖無
斧鑿痕嘗從山陰陸公游問詩陸公為大書
詩境二字龍泉葉公適靳許可晚有文星直
甫中之句蓋為公發陳郎中孔碩見公近作
曰漸趨平澹矣平澹詩之極致所謂中庸不
可能者有南海百詠南冠萃藁南園拾藁曲
江嘯咏九疑漫編桂林丙三集擊缶編好菴
游戲集皆板行出嶺後詩文三卷壽湖藁一
卷通問語錄三卷藏於家克莊少小親公晚
受公薦公退居克莊亦奉祠日相從于荒原
斷澗之濱歸自嶺外公已危憊尚搥衣起坐
相勞苦因泣下數行訣曰以後事累子塋有
日左鉞請狀公之行克莊曰公門生故吏多
宜擇所付辭既不獲念公被選使虜先君為

樞屬實預其議淮東事頃游江淮幕府目擊
廣右事聞之桂州父老故詳著之以俟君子
焉謹狀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行狀

有宋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致仕贈開
府儀同三司傅公行狀

曾祖裕之故朝議大夫贈太子太保

妣廬陵郡夫人錢氏

祖察故朝散郎吏部員外郎贈徽猷閣

待制累贈太師謚忠肅

妣齊國夫人趙氏

考自得故朝奉大夫直祕閣累贈太傅
妣秦國夫人李氏

公諱伯成字景初其先自大名徙鄆高伯祖
獻簡公再徙益之濟源至忠肅公死節宣和
中原離隔傳氏流寓泉之晉江家焉公幼凝
重不妄嬉笑方秦丞相擅國太傅與客擁爐
語及時事公忽指爐灰曰是非嘗炎炎者耶
客皆驚異年十二秦國疾革然臂祈哀居喪
摧毀齊國拊而教之公發憤自厲與兄樞密

同卧起看書至夜半未休齊國常扣窓語之
曰宿火於某所有煨芋或餅餌在焉太傅守
莆參政龔公茂良年尚少太傅命諸子從游
既而龔公仕于泉每訪公兄弟蕭寺視其寢
處憮然曰人不堪其憂及觀其文則又欣然
曰咄咄逼人矣尤為鄉先生寺丞黃公某所
稱隆興初元與樞密聯名擢第調福州連江
尉試中教官教授明州以年未壯不欲以師
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材魁多士

登朝著居館閣者相望也秩滿入都梁丞相
謂公曰君盍為祭酒屬適某拘鄉嫌聞史太
師欲薦君此可以進擬矣公遜謝乞教授南
外宗學首以語孟中庸大學次以它經子史
立為次序俾士誦習其尤秀異者別創大雅
齋居之以薦者改宣教即知福州閩清縣丁
太傅憂服關改連江縣東湖聚九谿之水溉
田餘二千頃歲久隄壞公即下流南港伐石
為新堤三百尺迄今蒙其利罷海錯之饋禁

官買之價以身為準寓公宗姓莫敢異者連
帥監司相繼上公治行有旨赴堂審尋令待
院轄闕於是名在公上者十餘人留丞相將
越次出命固辭踰年始主管告院建言遠方
陳乞磨勘為吏邀留中間歲月弃不可用被
受少緩或妨奏薦請以馬迹法計計書于告
背俾為被受月日士大夫便之至今除司農
寺簿兩拜疏請光宗過重華宮除將作監丞
韓侂胄擠趙丞相去國呂祖儉以上書貶黨

論漸起公諫寧宗曰陛下踐祚之初忠謹者未褒狂妄者或譴小大之臣震惕恐懼臣願兼聽遠覽毋使下竊直諫之名上有罪言之謗又奏淳熙之末並任兩相引用人材各有向背至於今日彼此相攻不極不已夫天下之勢猶操舟平則行偏則側前日之勢有所偏今日之勢有所激激而已甚臣恐前日之舟偏於左今日之舟復偏於右也前對日有折簡諭公行進用矣冀於奏篇少婉其辭公

曰此言胡為至於我哉迄上前疏以親嫌改太府寺丞出知漳州治以律已愛民為本推朱文公遺意而遵行之始創惠民局以革機鬼之俗由郡南門至漳浦為橋三十五治道千二百丈郡人磨崖甘棠道旁以紀其惠二費一出于所却例卷知撫州未至除湖北提舉常平茶鹽事舊以義倉錢佐用度公曰此豈使者公帑耶一無所取梁興者故隸岳侯軍官至橫行遙刺死無子鄂州以戶絕法改

虛恨疑虎狼

入之公為立後以其貨分給諸女軍中感悅
辰守慕容繪倚韓侂胄姻援貪恣不法公將
按治有洩其事者改成都路提點刑公事獄筆
容饒公既易節猶發廩委寓士董君道隆亟
往贍賑民流徙憲地寓于嘉定地接蠻夷虛
族在峨眉縣羊山大江之南並江省地
尚多土丁耕種時遭剽掠而控扼之寨乃在
江北不能一日土丁追殺蠻之犯境者七人
制司逮捕甚急公移書曰是為蠻報仇也制

司就以誣公乃相要害創寨柵三所以護工
南耕者壘不復為患雅州不以時支軍士糧
幾為變公攝漕事發本司錢糧鄰郡倅支散
且戮為首人然後劾其守臣因考見郡計匱
乏之因為請于朝焉召對言國家中興僅有
天下之半而養兵數十萬民力弊矣山東西
將相所出之地皆非我有人才不如昔矣謂
宜勤而撫之養而用之以備緩急而牧養之
吏聚歛干進貪黷營私者有以傷陛下之民

入之公為立後以其貨分給諸女軍中感悅
辰守慕容繪倚韓侂胄姻援貪恣不法公將
按治有洩其事者改成都路提點刑公事獄筆
容饑公既易節猶發廩委寓士董君道隆亟
往贍賑民流徙憲地寓于嘉定地接蠻夷虛
恨部族在峨眉縣羊山大江之南並江省地
尚多土丁耕種時遭剽掠而控扼之寨乃在
江北不能後一日土丁追殺蠻之犯境者七人
制司逮捕甚急公移書曰是為蠻報報仇也制
司就以誣公乃相要害創寨柵三所以護工
南耕者蠻不復為患雅州不以時支軍士糧糧
幾為變公攝漕事發本司錢撥鄰郡俸支散
且戮為首人然後劾其守臣因考見郡計匱
乏之因為請于朝焉召對言國家中興僅有
天下之半而養兵數十萬民力弊矣山東西
將相所出之地皆非我有人才不如昔矣謂
宜勤而撫之養而用之以備緩急而牧養之
吏聚歛于進貪黷營私者有以傷陛下之民

力議論之臣好惡不公是非不明者有以壞
陛下之人才臣願選擇良吏以培固根本擢
用端人以保全士類又言蜀自行錢引貫收
頭錢三十紹興初增至三十八今增至六十
四矣莫若減損其數或謂所贏二百萬贍軍
之費出焉非可遽減臣嘗會一界兌引二千
三百餘萬實收頭錢一百五十三萬銷折不
至者又六七萬今若減半再歲一兌總所歲
折纔三十四萬若總計之臣能節浮費歲認
若干朝廷給度牒以補若干則當免之年班
價不至甚低矣上嘉納除工部即時權臣將
開邊語尚秘密公論對首言天下之勢譬如
乘舟中興且八十年外而望之舟若堅好歲
月既久罅漏寢多苟安朝夕猶懼覆敗乃欲
徵倖圖古人之所難臣則未之知也行都大
火延及相府同舍即相率唁相君有以為偶
然者公正色曰天意如此官師相與規警之
時也乃以為偶然耶貪相色動詔求直言公

陳三事一曰失民心火災之餘商困已困官
市民物乃不與直前尹曰姑俟有餘後尹曰
非我所市販曹所當給者亦復展轉歲月非
禦人於國門而奪其貨乎二曰隳軍政方今
諸將非由才進例以賄取臣前在蜀道則聞關
外之軍以掎寇而竊變道建康則聞御前屯
駐之兵以掎寇而多死何以責士卒用命乎
三曰啓邊釁分命重臣大發錢粟人情洶洶
臣固知朝廷無輕舉之議然恐邀功者有包

藏之心持才者起迎合之意陛下與大臣不
察而聽之則天下岌乎殆矣於時應詔者鮮
從臣亦未未有請對者公極言朝廷無骨鯁
之臣班列習榘媻之俗一時從臣咸愧其言
除右司郎官初公受李文簡公燾之薦與其
仲子參政壁游素厚李方直舍人院公謂李
邊事至重外傳將出元樞宣威江淮有諸李
曰有之公曰用兵之法當審彼已內治不立
何暇外圖若預此謀非獨一身一家利害舍

人宜思所以為家國計者李感悟既而元樞
不果行兵議亦暫止一日貪相為僧緘訟牒
求擬判公堂白其不可蕪師旦方承密旨公
屢却其私請貴近皆不悅除司農卿湖廣總
領始至密院咨目具宣上旨以曹徐盜發虜
境騷動令預為備襄鄂戎帥徃徃遣忠義人
出境奪戰馬殺吏民公為廟堂言探報未必
皆然為天下者惟信與義大義苟未能伸莫
若守信待時今兵財俱困而安動以疑敵某

寔憂之有刑餘董達者聚黨跳河為虜龍不遂
公抗言國家既未能滅虜不宜輕敗盟約盜
由我境彼則有詞乞戒將帥毋生事繼與江
陵帥侍郎劉公甲聯名論之不報復為長書
反覆諫止而鄧友龍以搖動國是劾公罷矣
後籍權臣家公書尚存權臣題異議二字於
其首起家除浙東提點刑獄公事越多富賈
父權要公犯法前帥嘗發一鹽商之姦遽
除邊郡公既攝帥不為動遂竟其獄時調兵

人宜思所以為家國計者李感悟既而元樞
不果行兵議亦暫止一日貪相為僧緘訟牒
求擬判公堂白其不可蕪師旦方承密旨公
屢却其私請貴近皆不悅除司農卿湖廣總
領始至密院咨目具宣上旨以曹徐盜發虜
境騷動令預為備襄鄂戎帥徃徃遣忠義人
出境奪戰馬殺吏民公為廟堂言探報未必
皆然為天下者惟信與義大義苟未能伸莫
若守信待時今兵財俱困而安動以疑敵某

寔憂之有刑餘董達者聚黨跳河為虜龔不遂
公抗言國家既未能滅虜不宜輕敗盟約盜
由我境彼則有詞乞戒將帥毋生事繼與江
陵帥侍郎劉公甲聯名論之不報復為長書
反覆諫止而鄧友龍以搖動國是劾公罷矣
後籍權臣家公書尚存權臣題異議二字於
其首起家除浙東提點刑獄公事越多富賈
賄交權要公犯法前帥嘗發一鹽商之姦遽
除邊郡公既攝帥不為動遂竟其獄時調兵

成邊所至剽效餘姚令至闔戶不敢出公行
部適至捕黥其倡亂者餘批驛券遣之自是
徃來帖然又鑣手投募幕府誤淫其手背其
徒譁譟公呼官吏詰責叱吏曰黥汝以謝譁
者少止猶以誤淫為言公笑謂曰當改為方
勝取勝之義皆所然列拜于庭朝廷方憂海
道命公與制閩協力備禦公條上便宜數事
除直龍圖閣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先是團
聚民兵以教海舟無巨細皆拘集戶然一燈

以戒夜公曰此徒煩擾何益散民兵保伍縱
海舟之不及丈尺者罷然燈民情大悅諜告
虜抽鄧友至賓州與高麗相犄角堂帖令遣
間探公言鄧州近襄陽賓州在黃龍府東北
相去遼絕必虜揚此虛聲欲使襄陽弛備况
高麗隔巨海萬里之外虛實難知但當謹固
封守或言權臣有異圖公曰彼首興兵端兵
敗方謀身不暇安有此同官有請繕壁壘寓
公有乞統民兵當要害者公一鎮之以靜後

果如所料嘉寧改元召對一論前日失于戰
今日失于和小使雖返邀求尚多陛下不獲
已悉從之矣使和議成猶可以紓一時之急
否則虛帑藏以資敵人驅降附以絕來者非
計也為今之策雖以和為主宜惜日為戰守
之備二論推臣之初畏人議已意所欲為天
下雖知其非而舉朝莫不以為是及其久也
是非顛倒而不自知竟以此敗臣願陛下與
二三大臣以前事為師以至公為心則是非
明而利害審矣三論本朝治效之盛夔絕前
古非獨帝道之隆亦有內助焉惟是彤史既
廢罕有紀述乞命儒學之臣於本傳之外博
采文書所載先后懿美以為后範上皆首肯
除太府卿充殿試詳定官尋除權戶部侍郎
貪相貶曲江詔沒其貲有司併錄其行橐公
聞之曰已甚矣請給還之版曹比較之法率
用新錢填舊穴歲額既紊殿最非實又經總
制錢額有重輕催有難易建越郵常負殿台

尚疑問

秀常居最乞會諸郡實發之額紐計分數增
虧而行賞罰為朝廷從之四川總領所乞以
金銀取回九十界錢引六百萬仍令起赴封
椿庫公言蜀自兵興財竭宜椿留以備緩急
經筵進故事引夏侯勝燕見宣帝乞用儒臣
見曰諫坡之命將出矣公曰昔聞之梁丞臺
諫若與廟堂異議則天下事無一可為若使
其居言路事求其是固不敢立異倘欲如述

梁丞下疑腹相字

世言官穿鼻之為者某有去爾冀其以此語
達廟堂而其人果達也除左諫議大夫公
謂諫官以拾遺補過為職今彈摘細碎官失
其守莫此為甚者論更化某年前弊皆在此
猶大病方瘳所以致病者不能盡去它證或
生莫之能療矣又言禁中賜予問或過差儉
於身而侈於人與不儉一也願愛惜內帑以
佐邊用史丞相彌遠初拜麻詞有昆命允龜
之語倪尚書思方帥閩以為不當用乞貼麻

秀常居最乞會諸郡實發之額紐計分數增
虧而行賞罰焉朝廷從之四川總領所乞以
金銀取回九十界錢引六百萬仍令起赴封
椿庫公言蜀自兵興財竭宜椿留以備緩急
經筵進故事引夏侯勝燕見宣帝乞用儒臣
出入禁中應對顧問初公自鄞召鄞人或來
見曰諫坡之命將出矣公曰昔聞之梁丞臺
諫若與廟堂異議則天下事無一可為若使
其居言路事求其是固不敢立異倘欲如迹
世言官穿鼻之為者某有去爾冀其以此語
達廟堂而其人^不果達也除左諫議大夫公
謂諫官以拾遺補過為職今彈摘細碎官失
其守莫此為甚者論更化暮年前弊皆在此
猶大病方瘳所以致病者不能盡去它證或
生莫之能療矣又言禁中賜予問或過差儉
於身而侈於人與不儉一也願愛惜內帑以
佐邊用史丞相彌遠初拜麻詞有昆命允龜
之語倪尚書思方帥閩以為不當用乞貼麻

御史劾倪公罷之公因對及其事上曰倪思
過當者再公曰思固過當但恐摧抑太過遂
塞言路乞明詔臺諫侍從竭盡底蘊勿以思
前疑論心戒高似孫嘗獻侂胄九詩皆有錫字公諭
其有無君之心丁常任任以嘗諫用兵牽復公
言常任始結魯覲後結蘓師旦前日之議非
真知兵之不可用受教於師旦耳李參政謫
君撫州公言侂胄之誅壁與有力不酬近功
乃追前罪它日負譽之臣不容以功贖過矣

公之未為諫官也嘗言方史公謀韓若事不
遂其家先破韓誅而史代之勢也諸公要相
叶和共濟國事若立黨相擠必有勝負非國
之福又勸錢丞相象祖安危大事當以死爭
小小差除何必乖異及拜大坡朝士有善公
者來曰宜先搃左揆之客公荅以不敢章公
良能為中司以二相不咸有所左右公不樂
其如此益堅壁或致右揆之意云旦夕除執
政矣公嘆曰吾豈傾人以為利且可以官職

御史劾倪公罷之公因對及其事上曰倪思
過當者再公曰思固過當但恐摧抑太過遂
塞言路乞明詔臺諫侍從竭盡底蘊勿以思
為戒高似孫嘗獻侂胄九詩皆有錫字公諭
其有無君之心丁常仕以嘗諫用兵牽復公
言常任始結魯覲後結蘓師旦前日之議非
真知兵之不可用受教於師旦耳李參政謫
居撫州公言侂胄之誅壁與有力不酬近功
乃追前罪它日負譽之臣不容以功贖過矣

公之未為諫官也嘗言方史公謀韓若事不
遂其家先破韓誅而史代之勢也諸公要相
叶和共濟國事若立黨相擠必有勝負非國
之福又勸錢丞相象祖安危大事當以死爭
小小差除何必乖異及拜大坡朝士有善公
者來曰宜先搵左揆之客公荅以不敢章公
良能為中司以二相不咸有所左右公不樂
其如此益堅壁或致右揆之意云旦夕除執
政矣公嘆曰吾豈傾人以為利且可以官職

餌者哉遂力論朋黨之弊曰此以此為善類孰肯甘於姦黨彼以彼為君子孰肯安於小人今在朝之士與四方宣力之臣其進用固非一轍臣願陛下公聽並觀不以某人所薦為賢某人所引為不肖略所從於既往責實効於方來可也又乞催修后範黃侍郎度出知福州上疏留之閩人吳回坐與仇胄分盜壽慈宮寶物貶貲產入安邊所俄有旨給還其孫俊卿公爭曰漢斥右顯實并妻子徙歸

故鄉俊卿罪人子孫不宜侍禁中貲產宜勿復給疏入改權吏部侍郎辭不拜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邊民之流徙者軍伍之逃亡者賑恤屛畫各得其所楮中半之令既行復令以三七分支遣公曰它費猶可如兵何乞以一色見鑑給諸軍又請綱運全解會子至今行之蔡聘君元定請死道州歸葬建陽公雪其寃於朝贈以初品官陞寶謨閣待制知鎮江府全活飢民瘞藏野殍不可勝數制司

欲移焦山防江軍於圖石碑公謂虛此實彼
利害等耳包港居焦圖之中不若以兩寨之
兵迭戍焉制司不能奪圖山寨兵素與海盜
為地公廉知姓名會郡都試捕而鞠之無一
逸去者獄具請貸其死黥隸諸軍提刑劉公
燭護客至郡密語公曰待制趙公希惲薦公
于東宮矣公曩在連江趙公為郡戶掾雅敬
公既別不相聞者數十年至是莫知所以相
薦者因慨然曰吾平生出處有本末今老矣

越明年當致其事何以薦為哉請祠至再三
進煥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嘉定四年
也八年召赴行在再辭不獲行至莆拜疏曰
臣病不能進矣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玉隆
萬壽宮十年告老不獲提舉鴻慶宮十二年
復請老進顯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今
上御極陞真學士落致仕予祠錫帶公因辭
免力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說曰陛下思
大舜事親之心常若於不及推帝堯睦族之

仁益求其未盡天下將靡然從之豈待加惠
一二老耄耆之臣而後知勸哉疏累上最後獨
拜進職之命詔進一官允所請寶慶改元御
筆傳某楊簡皆先朝耆舊朕所簡記召赴行
在州軍以禮津遣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佑
神觀奉朝請雖力以老病辭而愛君憂國之
念不少衰聞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蹙然語
所親曰慶元初呂祖儉之謫吾為小臣猶嘗
抗論今蒙國恩叨竊至此吾而不言誰當言

明外類
內外類

者遂封上曰陛下比詔明外大小之臣有所

見聞極陳毋隱且命之曰言或過直毋悼後
害臣欲條世務少裨萬一而老耄及智昏莫知
所言忽聞小臣有以上疏削籍投荒者詔墨
方新遽反初意孰不驚駭夫論事而加之窺
逐求言而繼以威怒傳播天下豈能人人知
所言事但以謂應詔上封之故轉相告語籍
口結舌臣恐陛下不復聞天下事矣方今內
無良吏田里怨咨外無名將邊陲危急而又

仁益求其未盡天下將靡然從之豈待加惠
一二耄耄之臣而後知勸哉疏累上最後獨
拜進職之命詔進一官允所請寶慶改元御
筆傳其揚簡皆先朝耆舊朕所簡記召赴行
在州軍以禮津遣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佑
神觀奉朝請雖力以老病辭而愛君憂國之
念不少衰聞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蹙然語
所親曰慶元初呂祖儉之謫吾為小臣猶嘗
抗論今蒙國恩叨竊至此吾而不言誰當言

者遂封上曰陛下比詔明外大小之臣有所
見聞極陳毋隱且命之曰言或過直毋悼後
害臣欲條世務少裨萬一而耄及智昏莫知
所言忽聞小臣有以上疏削籍投荒者詔墨
方新遽反初意孰不驚駭夫論事而加之窺
迹求言而繼以威怒傳播天下豈能人人知
所言事但以謂應詔上封之故轉相告語籍
口結舌臣恐陛下不復聞天下事矣方今內
無良吏田里怨咨外無名將邊陲危急而又

廉恥道喪風俗益媮賄賂流行公私俱困謂
宜君臣臣上下憂邊恤民以弭禍亂柰何今日
某人言事未竟而斥之明日某人言事而又
斥之甚則如上疏者以共工驩兜之刑加之
昔韓愈論後世人主奉佛運祚短促憲宗
大怒將抵以死自崔羣裴度以至戚里諸貴
皆為愈言止貶潮州尋復內徙今上疏者公
麼非可愈比然在列之臣無一為言者萬一
死於瘴癘陛下與大臣有殺諫者之謗垂之

後世本韓愈
言無可異

史冊有累聖治臣垂盡之年與斯人相去若
風馬牛之不相及獨以受恩優異効其瞽言
不報累辭新命至二年六月除龍圖閣學士
轉一官提舉鴻慶宮復辭公年雖高飲食起
居皆無異獨耳聽差重耳每稱人之善不啻
如已出語及姦人誤國小人害君子詞色俱
厲不少假借聞朝廷行一善事則喜悅寢食
有味或不如意則憂憤默坐竟日達旦卒以
致疾屬續索紙筆自草遺表始述遭遇末陳

後字可
疑別本
同

廉恥道喪風俗益媮賄賂流行公私俱困謂
宜君臣^臣上下憂邊恤民以弭禍亂柰何今日
某人言事未竟而斥之明日某人言事而又
斥之甚則如上疏者以共工驩兜之刑加之
矣昔韓愈論後世人主奉佛運祚短促憲宗
大怒將抵以死自崔羣裴度以至戚里諸貴
皆為愈言止貶潮州尋復內徙今上疏者么
麼非可愈比然在列之臣無一為言者萬一
死於瘴癘陛下與大臣有殺諫者之謗棄之

史冊有累聖治臣垂盡之年與斯人相去若
風馬牛之不相及獨以受恩優異効其瞽言
不報累辭新命至二年六月除龍圖閣學士
轉一官提舉鴻慶宮復辭公年雖高飲食起
居皆無異獨耳聽差重耳每稱人之善不啻
如已出語及姦人誤國小人害君子詞色俱
厲不少假借聞朝廷行一善事則喜悅寢食
有味或不如意則憂憤默坐竟日達旦卒以
致疾屬續索紙筆自草遺表始述遭遇末陳

在廷

略曰在廷骨鯁之士持論之重厚

雷霆多震驚之威威雨露少沾濡之澤殷勤惻

怛之意未孚於中外安靖和平之福未集於

家廷邦遂使既退者雖佚而多憂苟容者貪

榮而競騫為此不已究將若何伏願陛下深

思王業之至艱不以天位而為樂獨觀萬化

博謀羣臣上言者明辨其是非獻計者先審

其趨向退諛旌直進善斥姦淑彰隱形而人知

勸懲上下孚而事無壅蔽必群心之聳動隨

上意以作興內治既修外虞可弭臣形神久

瘁藥石罔功將即夜臺猶慕尸諫草畢亟命

繕寫時答詔下盥櫛更衣將力疾祇拜因發

免犢遺表既衣朝服覺瞑眩不支就寢猶口

授別親舊書藁遂不起八月十二日也年八

十四詔依前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致仕贈

開府儀同三司傳氏自獻簡以論諫顯忠肅

以節節著太傅以高才稱公義襲忠孝之嫡傳

備家庭之全美而又受學於朱文公常以君

時事略曰在廷骨鯁之士持論之重厚之人
雷霆多震驚之威威雨露少沾濡之澤殷勤惻
怛之意未孚於中外安靖和平之福未集於
家廷邦遂使既退者雖佚而多憂苟容者貪
榮而競騫為此不已究將若何伏願陛下深
思王業之至艱不以天位而為樂獨觀萬化
博謀羣臣上言者明辨其是非獻計者先審
其趨向退諛旌直進善斥姦淑彰隱形而人知
勸懲上下孚而事無壅蔽必群心之聳動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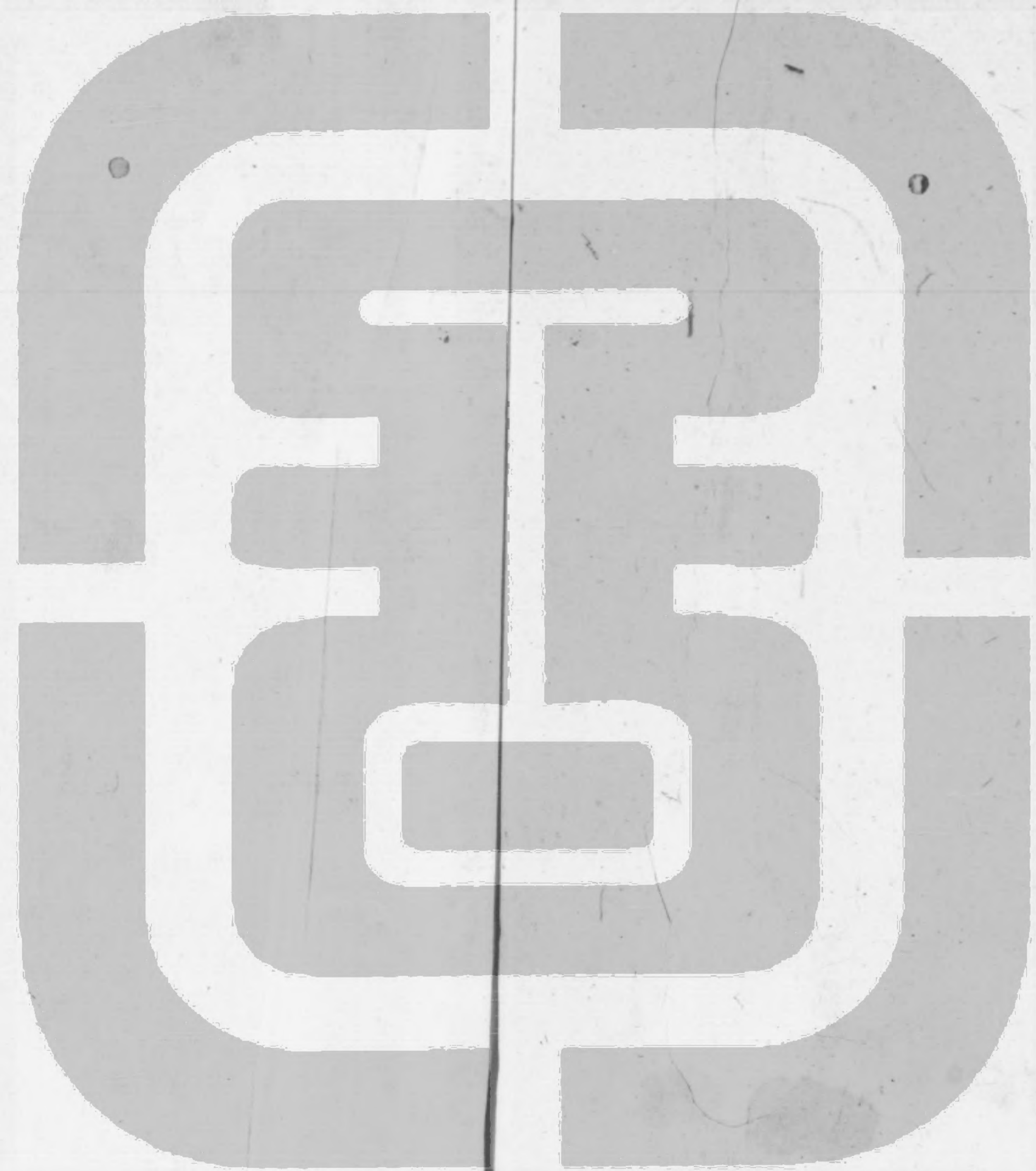
上意以作興內治既修外虞可弭臣形神久
瘁藥石罔功將即夜臺猶慕尸諫草畢亟命
繕寫時答詔下盥櫛更衣將力疾祇拜因發
免犢遺表既衣朝服覺瞑眩不支就寢猶口
授別親舊書藁遂不起八月十二日也年八
十四詔依前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致仕贈
開府儀同三司傳氏自獻簡以論諫顯忠肅
以節節著太傅以高才稱公襲忠孝之嫡傳
備家庭之全美而又受學於朱文公常以君

親為重利祿為輕策名三十年始登朝列富
貴在前未嘗少貶以求合為都司總餉以沮
邊議去為諫議大夫又以忤貴近去自嘉定
辛未至寶慶丙戌杜門却掃者十有五年晚
被聘召正張禹孔光顧惜子孫不敢斥言王
氏之日也公方歷疏時宰弊政極論綱常倫
紀毅然以不貲之軀犯不測之禍欲以拯遷
客矣荒之厄非獨不為身計亦不為子孫計
矣至於遺表詞氣慷慨神明不亂豈非洪毅

忠壯鞠躬盡力而死生禍福之變皆不以入
其心歟公有至性言及先大夫輒流涕太傅
贈官台司公捧告墓下號慟幾絕歲時薦享
如臨其上筋力既衰拜跪猶自力奏薦先從
子後諸孫族有零丁孤苦者皆收字而經紀
之常謂世俗多厚妻黨若父族知親睦者尚
一二至母族則不復顧矣故公於趙李二家
恩義彌篤平生廉儉歷官五紀始營數椽於
祖居之右自為上梁文曰由里交驩尺地倍

買鄰之費子孫可守一椽皆賦祿之餘人以
為實錄小圃植竹千箇雜以花卉扁曰竹隱
池可泛舟堂可讀書幅巾筇杖與隣曲親舊
商羊其間晏如也公博極群書為文師外大
父雲龕李公溫潤條鬯晚筆尤健有文集若
千卷奏議若干卷手記朝家故實前輩事迹
曰老志若干卷藏于家所薦多知名士朝廷
或未拔擢有屢薦而不已矣娶某國夫人某
國夫人皆王氏禮部尚書大寶之女子男三
人某某官次某故某某官次某某官女二人知
濟州王彥廣故通判紹興府連三益其壻也
孫男六人某某孫女三人某某官某某官其壻也
某年月日諸孤葬公于南安縣金鷄鄉崇順
里蘓嶺原門人陳安已誌其壻某復據其言
行之大者以告太史氏謹狀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卷一